

134-265 C2



绝命谋杀

【日】松山良昭 著

绝命谋杀

〔日〕 桧山良昭 著
芦正平 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尹武荣
责任校对：朴哲
封面设计：咸成镐

绝命谋杀

〔日〕松山良昭 著

芦正平 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10印张·22万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89—0267—8 / I · 91

定价：3.30元

内容提要

1945年4月纳粹德国覆灭后，代号为“黑豹”的，曾经组织过多起恐怖事件的日本间谍河村吾郎突然在欧洲消失。然而美国反间谍专家汉达森在寻找“黑豹”的过程中，在德国波茨坦市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一部神秘的电台每天向日本谍报机构传递着苏美英三国的绝密情报；十三名苏军官兵在遇到一位妙龄少女后悄悄地死去；一个代号为“伊西欧斯之日”的暗杀计划正被人暗中实施，而苏美两国谍报机构对此计划内容一无所知……

三个月后，当汉达森获悉“伊西欧斯之日”所要暗杀的对象乃是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三位苏美英三国最高首脑时，“黑豹”指挥的暗杀突击队却已经潜入了三位首脑聚会的波茨坦赛西林宫……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与反暗杀的殊死搏斗开始了。

全书由一系列紧张、悬念和惊险情节构成，暗杀与反暗杀的激烈较量十分扣人心弦。此书同时还披露了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前后的大量秘闻，把政坛巨头的形象描写的栩栩如生。

目 录

第一章	地下室里的逃亡者.....	1
第二章	潜伏间谍.....	21
第三章	追踪黑豹.....	48
第四章	党卫队.....	76
第五章	暗杀计划.....	101
第六章	袭击.....	132
第七章	窃取警备计划.....	157
第八章	波茨坦会谈.....	178
第九章	追 踪.....	212
第十章	杀 人.....	232
第十一章	采取行动.....	253
第十二章	较量.....	283

第一章 地下室里的逃亡者

“难道我就永远呆在这儿？！”横躺在一张简陋木床上的日本人思索着。

这个人看上去约三十岁左右，身体不胖不瘦是个典型的日本男子。他蓄着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前额宽大且突出，削瘦的两腮深深地陷下去。在煤油灯的照射下，他的两眼显得阴森可怖。

这里是柏林。这个日本人有个极普通的名字，他叫河村吾郎。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他的姓名、籍贯、亲属、年龄和阅历，这一切都随着他被派往欧洲而一笔勾销了。

他的亲友们则认为，他在一九四〇年战死于中国，在家乡为他修建了一座颇有气派的坟墓。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五年。亲属们的思念之情已经淡薄，只是偶尔提到他。

河村曾在陆军中野学校受过专门训练。做为潜伏谍报员，和平时期收集情报，进行谋略。战时则潜入敌后，收集敌情，进行破坏和骚扰。

“那帮家伙们找不到我，我会留下来继续战斗。”他振奋了一下精神，依旧盯着天花板。

这是一间露着混凝土的狭小房间，按日本人的算法有八塌塌米。它原是修尼斯托尔夫男爵家的地下室，户主曾用来堆放煤炭和劈柴。因此，墙壁四周和地上被煤粉搞得又脏又黑。加上地下室的霉烂味，老鼠粪便味，河村身上的汗味和墙角马桶里的排泄物的异味，真令人不堪忍受。而这些对于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过耐力训练的河村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河村是在三月中旬奉陆军“曙”特务机关头子酒井义和之命，潜伏在此的。这里位于柏林西部约六十公里，是修尼斯托尔夫男爵的农场。东北方是勃兰登堡市，西北方是普劳恩市。地下室位于奥得河畔，附近地势低洼，远处有一片森林，稀稀拉拉有几户人家，是潜伏的理想地点。

河村花了两天时间进行潜伏准备。他首先清理了地下室的煤炭和劈柴，除了床，他又搬来一对木制桌椅，一台收音机，一架西德西门子公司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从楼上的贮藏室里拉下电线，将收发报机的天线隐藏在房子东侧的橡树林中，电线和天线都隐蔽得非常巧妙。他在四月十三日，即柏林沦陷前逃出柏林藏于此地，至今已经二个半月之久。每天，他靠桌子上的两台机器收听盟军广播，与外界取得联系。再有，贝尔塔·修尼斯托尔夫每天来送两次饭，他与她交谈，了解外情。安全时，贝尔塔还带他到她伯母的房间洗个澡。

“一切还可以。”河村安慰自己。

根据贝尔塔获得的情报，希特勒总统自杀一说纯属盟军的蛊惑谣言。希特勒正潜伏在南美准备卷土重来。德国投降了，但德国的民族精神尚在。这一切都给予河村以最大的安慰。

“嘭、嘭、嘭”从头顶传来声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苏军的轰炸，终于到达了修尼斯托尔夫农场。

“今天勃兰登堡市有什么情况？”河村把果酱抹在面包上问。

贝尔塔常扮成菜贩子到勃兰登堡市和柏林收集情报。她思索了一会儿说：“粮食紧张日趋恶化，苏军好象在发放军粮，真是杯水车薪，这样下去到冬天，一定会有很多人饿死。”

“苏军怎样？”

“不知道。在马尔托曼桥附近，向苏军投了手榴弹，现在戒严了。除此之外，一切照旧。但苏联的坦克明显减少了。”

“坦克可能已运往远东，如果苏联想占领满洲，就必须在八月前采取军事行动。否则，十月的满洲冷不堪言，坦克行动很不便。”河村忘了吃饭，呆呆地想着心事。

“你想什么？”贝尔塔停下手中的活问。

“我想阻止苏联参战，日本决不能失败。如果苏联参战，日本的处境将十分艰难。畜生，我不信没有办法！”他狠狠地咬了一口面包。

自从与外界取得了联系，他每隔二、三天就与驻守在瑞士伯尔尼市的陆军武官室进行一次通讯联系。他的任务除了收集情报还要骚扰敌人，可他一直躲在地下室里寸步不离。而且那些情报不过是他勉强收听到的广播和贝尔塔带回的传闻。

“我们还得等待，或许有可乘之机。”

“希望如此。”他想应该改变一下方式。“贝尔塔，”他说“你还能找到那个把你当成街头娼妓的苏联军官吗？”

“说不好，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找找看，跟他亲热一下，也许能探听点消息。对不起，不冒险是不行的。如果我能自由行动就好了，可是我的肤色……”

他的话使贝尔塔勃然大怒。对这个具有高贵血统的德国姑娘来说与劣等的俄国人交谈却是一种耻辱。

河村看着她气愤的样子说：“当然，我不是让你跟那家伙睡觉，你还不精于此道，只是先套近乎。”

“你想让我成为玛黛·哈丽？我可不干，我不会，也不想象她那样操纵男人！”

“你会的，不这样我们将一筹莫展，一定要与苏联高级军官交朋友。”河村加重了语气。

贝尔塔仍旧拚命摇头，歇斯底里地喊：“不行，我什么也不能干。”

“你是厌恶俄国人，还是不熟悉男人？”河村冷冷地问。

贝尔塔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知道自己仍是个处女。

“这都是逢场作戏，真正目的不在于此，如果你不行，我来教你。”河村说这话时，突然涌起一股激情，长期孤身一人，那压抑已久的情欲顷刻间爆发了。他把吃剩的面包扔在桌上，一种占有贝尔塔身心的欲望驱使着他，使他急不可待。

贝尔塔看见他那黑眼睛里欲火焰焰，瑟瑟发抖地说：

“糟啦，我忘了给伯母换床单，我该走了。”他转身去拿麻袋。

河村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

“不要碰我，把你藏在这儿，决不是要干这种事。”她奋力挣扎。

河村已经很难自制，他把身体紧靠在她身上，动情地抚摸她。这时桌上的发报机响了。

晚间十点半是收听瑞士伯尼尔陆军武官室的电报时间。河村懊恼地放开贝尔塔，回到桌子旁，刚刚燃烧起来的欲火象潮水般退去。

“曙光…，曙光…，我是霞光，我是霞光”。为了平息激情，他做了几下深呼吸。手在熟练地敲打着发报机电键。“我是曙光，我是曙光，收报状况良好，请发报。”他重复了三遍。

收到电文，他凭着记忆将莫尔斯电码译成数字，并用铅笔记录在报纸上。电文很短，不足一分钟。他迅速拨转发报机的标度盘，使频率对准短波十八·六兆周，以减少被盟军侦破的危险。然后，他开始呼叫伯尼尔“霞光”。

“我是霞光……我是霞光……收报状况良好，请发报。”伯尼尔作出了回答。

河村先把显示乱码表起用位置的座标和电文发出，然后进入正文。他送出三条情报。

一、柏林公民的粮食供应情况极劣。昨天英、美、法、苏占领军司令部召开代表会议。决定设立柏林共同管理司令部，并由它向柏林居民提供粮食。据会议公告称：粮食供给以各国占领地带迁入为原则。

二、六月十六日成立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它的负责人威廉·皮克七月一日在机关报《德意志国民报》上提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化的口号，其真实目的在于实现共产主义专政。驻德国苏军最高司令部公开或暗地声援该党，旨在与英美争夺未来的统治权。

三、驻德国的苏军正在撤退，仅六月就有约三十个

师团撤走，这些兵力可能已送到远东，对日作战。

河村把情报送出后，拔下插头，着手翻译收到的电文。很快他就从乱数中获得密码。

一、瑞士传说希特勒总统仍健在，此说是否可靠？

二、瑞典使馆获悉，盟国首脑最近将会晤商讨结束对日战争事宜。

三、参谋总部来电，望竭尽全力阻止和扰乱盟军向太平洋战线的进发。

四、下次联络时间为七月四日清晨零时。我方频率为十三·三兆周，贵地为十六·五兆周。

默记下电文，河村划燃一根火柴将稿纸点着，直到手指发烫，他才把电文扔在地上，用脚将灰捻碎。

“贝尔塔！”他转身找她。

但她早已悄然离去。

二

“坐下！”CIC美国陆军情报部的阿桑·汉达森盯着被带进来的日本人厉声说。

日本人看上去约四十岁，他在大尉面前坐下时，脸上始终带着不安和讨好的微笑。

“我是陆军情报部的阿桑·汉达森大尉。”他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日本人。

日本人欠了欠身体。

“近藤勇，莱比锡大学人类文化学讲师，四十三岁。”

汉达森扫了一眼桌上的档案说。

“是。”日本人生硬地说。

汉达森嘴角立刻浮起一丝嘲讽的微笑。“这尔洼布尔的战俘收容所里大概有五个叫近藤勇的吧！”

日本人低头拒不回答。

“这里有三人叫织田信长，四人叫宫本武藏，但这些名子都是日本历史上的英雄！”汉达森知道怎样对付日本人。早在密歇根湖的玛珂收容所，他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里集中着在太平洋之战被俘的日本兵。他在被派往欧洲之前，一直负责那里的战俘审讯工作。日本人把被俘视为耻辱，他们起初都采取对抗态度，隐瞒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军衔，并互相包庇。但，一旦击破这个坚固的硬壳，他们会成为忠实的合作者。汉达森对这种傲慢和卑躬的双重人格了如指掌，应用自如。

他眼前的日本人，在诡计被戳穿后显得狼狈不堪。

“据我们调查，你是驻匈牙利日本陆军武官室的情报员阿部。如果你仍不与我们合作，明天我将把你送上开往纽约的战俘船。”

“……”

日本人仍闭口不言。

汉达森打了个榧子叫来门外的哨兵“把那个刚审讯完的日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上井带来，让他认识一下这位先生。”

“是，先生。”哨兵敬礼后朝门口走去。

“不；不，我就是您说的阿部。”日本人慌忙答道。

“好。”汉达森得意地笑了。这位大尉具有运动员般的强壮体魄，宽厚的双肩上有一张稚气的脸。他又开始发问，“为什么早不交待？是不是想隐瞒战争罪行？”他蔑视地盯着日本人。

“不，——是怕传到日本去。”

“我相信你，我们想知道的远非这些。请抽烟。”汉达森从桌上拿起一盒骆驼牌香烟递了过去。

“那——不客气了。”阿部瑟瑟发抖地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汉达森起身，凑了过去，用吉辅牌打火机为他点着了火。

“如果你说实话，我们可以免除对你的起诉。”

“不把我交给苏军？”阿部极力克制自己的激动，但声音仍有些颤抖。

“当然。”说着，汉达森对身边的打字员说：“对不起，下士，请照我说的打。美国陆军欧洲派遣军总司令部法务部对原日本驻布达佩斯的陆军武官室应诺，对阿部健策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予以免诉，并保证在今后任何情况下给予保护，特立此保证。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

下士打好后，汉达森接过纸条签上自己的姓名，递给阿部。“有了这个，你乘船到纽约后，就会免去一切麻烦。”

“谢谢！”阿部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打了两折放在上衣口袋里。

汉达森知道，这个驻匈牙利的日本情报员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在派来欧洲的两年中，他只收集了一些有关东部战线的情报。当苏军逼近布达佩斯时，他撤到了柏林。对美军没有什么威胁，因此，他决定放了他。而汉达森追逐的真正目标是个被德国情报人员称之为“黑豹”的日本间谍。他在五月中旬走马上任以来就一直在寻找他。

“我们正在追踪一个日本人，你能提供点线索吗？”汉达森问。

“谁？”

“别急，你到柏林是什么时间？”

“四月四日或五日，去年十一月离开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后因维也纳也有沦陷的危险，所以又撤到柏林。”

“大岛等使馆人员是在四月十四日离开柏林去巴德加施泰因。这么说，你在柏林呆了十天。”汉达森用那与他稚气的脸孔极不相称的目光严厉地望着阿部。

“对。”

“在柏林，你是否到过大使馆所在地——堪萨赫夫饭店？”

“几乎每天必去，我的工作单位陆军武官室在那。”

谈话停顿了片刻，屋里只有打字机的声音。

“见过酒井少将吗？”汉达森欠起身突然问。

“见，见过二、三次。”

“河村呢？”

“河村吾郎？也见过。”

“你们分两批，于十三日、十四日离开柏林，酒井在哪一批？河村呢？”

“酒井和我一样在十四日那批，河村不在我们这批。”

“噢，是这样，十三日那批也没他，唯独他没去巴德加施泰因，而从柏林悄然失踪了。你最后看到他是什么时候？”汉达森又威逼着阿部直到他开口为止。

“十一日，不对，十二日下午，大约五点钟左右，他从酒井少将的房间出来，在走廊上，我们擦肩而过。”

“说话了吗？他的表情怎样？”

“寒暄了几句，他和往常一样，冷漠而毫无表情。”

“十二日五点河村仍在柏林，这是个新情况。而第二天，十三日上午九点，第一批离开柏林的人员中没有他。那

么，他是在十二日夜里失踪的。”汉达森想。

“有人作证，说河村接受了酒井少将的命令，作为潜伏谍报员留了下来，你怎么看？”

“很有可能。日本有所陆军中野学校，专门培训潜伏谍报员。据说河村在那受训后，被派往欧洲。如果他没混在难民中逃往巴德加施泰因，而是单独行动，很有可能留下来完成潜伏任务。”

“这么说，河村并不是惧怕被捕而躲起来了，而是留下来完成特殊任务！”

“是这样，”阿部诚恳地点点头，又补充道：“他在敌人进攻，我军撤退时，留在敌人后方搜集情报。而在我方反攻时扰乱敌人，促使战局有利于日本方面。”

汉达森听完后，突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日本究竟在欧洲留下多少间谍。”他怒不可遏地说。

“不知道，即使大使和武官室长也不清楚此事。”

“从三八年四月起，日本就在柏林设有特务机关，与党卫军‘Z阿巴拉特’合作，致力于谋略和破坏，这是真的吧！”

“这我说不准，我一直在布达佩斯，这儿的情况不了解。”阿部尽量表明自己的清白。

“好，换个话题。我们从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就了解到，一个叫‘黑豹’的日本间谍暗中奔走于欧洲各地。据我所知，这个‘黑豹’不仅是名出色的间谍，而且还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恐怖主义分子。”汉达森又看了一眼桌上的档案，那上面记载着“黑豹”许多次行动，而这些不过是CIC搞到的一部分材料，实际上远非如此。各种迹象表明，“黑豹”很可能就是河村，汉达森判断着。